

槐序疏雨，寒食瑣憶



人生在線
石若軒

聽聞夢裏的故人沒有聲音，最怕浮雲淡薄時落下的微雨，相隔十三年的光陰，依舊可以浸濕藍白色相間走廊的牆壁。斜暉下的凌河中緩緩流過的是鐮刀少年半個世紀的足跡，臨摹過的《寒食帖》催我撰一封永久不會再有回音的親筆信，這悠悠的人世才不會等我慢慢從長計議。

外公還在世的時候，我一度偏愛四五月份，一場場的濯枝雨總會在太陽還未出現的時候淋在馬路兩邊的萬千柳條上，每當有路人匆匆而過，朝陽跟隨喧嘩的人群慵懶升起，透過露珠看見的揚塵都是紫紅色的。每年這個時節，我都會坐在外公腳踏車的後座上跟着他一起去離家兩公里的豆腐坊買鮮榨的熱豆漿，他素來正言厲色，我大概是分走了他為數不多的柔軟和熱忱，腳踏車上的我睡眼惺忪又一路伴隨着吵鬧，他不會怪我分毫，騎車時永遠沉穩安靜，我們總是豆腐坊的第一批客人，我漸漸知道滾燙的豆漿裏飄出的白氣是宏烈洶洶的溫柔。

郊區的舊房子有一間外公的專屬雜物間，他愛好堆積雜物，尤喜褐黃色。他覺得褐黃色是書頁泛黃的顏色，我譏諷他胸無點墨卻偏偏喜歡與自己風馬牛不相及的物件，他訕笑不語說起他到底還是有着「半年級」的讀書生涯。後來才知道他是為了兄長的

學業能夠順利完成而主動放棄了自己的學習機會，不滿十五歲就承擔了家中的大部分勞作，用一支英雄鋼筆換了兩把鐮刀。即便是只有「半年級」的經歷，不知道何時起他竟自修了書法，寫起了通訊稿。

桃李之年的女孩子的心似乎有無限大，一頭撞進腐朽而燦爛的書裏不願自拔，浮花飛絮的雜念塗上幾層微微的叛逆，自以為這種奇異的姿態就是生命的一切主題。可這主題裏唯獨容不下外公的點滴細語，那些真誠的叮囑和深切的留戀全然看不見，好在新版《紅樓夢》的首播成了我與外公唯一的語言交流的聯繫。

重陽節的前一個月，天空的雲突然飄得很高很高，距離我的額頭好像有一個世紀的距離，纏綿病榻的外公依舊不忘準時收看《紅樓夢》，笑稱我是「妙玉的外殼，黛玉的內核」，說罷還會用手敲我的額頭。猛然驚覺那一年多來外公的變化，從前可以輕鬆搬起六十本舊書的雙手已然無法支撐孱弱的身體，不得不搭在我的肩上，以此作「柺」，緩慢而行。從前可以讓腳踏車的雙輪無限運轉，現在只能聽見鞋底與地板強烈摩擦的聲音，依然記得他在彌留之際還不忘叮囑媽媽去給我買烤紅薯的話語。

平凡之人的草木一秋來去得悄無聲息，只有與之共渡難關的外婆覺得她的丈夫還是沾染了幾縷傳奇。我向來喜歡枕着傳奇做夢，夢裏的一切都可以地老天荒，關於外公的記憶在我這裏永遠不會有冬眠期。



善治若水
胡恩威

饒宗頤教授是國學大師。「南饒北季」，這是對他在中國國學的貢獻與成就的肯定。饒公學貫中西，蜚聲中外，可謂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一位殿堂級人物。

香港要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講好中國故事，講好香港故事，饒公就是一個典範。因此，筆者認為興建一座以饒宗頤為主題的博物館，是非常合理和有意義的。因為以饒公的學術和藝術成就，是有足夠的資料和材料建成一座富有香港特色和中華文化底氣的博物館。

在筆者看來，位於荔枝角的饒宗頤文化館，比較像是一個文化活動中心。若興建一座大型的饒宗頤博物館，相信會產生巨大的旅遊吸引力。它可以是一個應用先進藝術科

饒公與香港故事

技，結合饒宗頤書畫作品的一間動態博物館。展覽內容還可透過饒公的人生和學術歷程，從他少時學習開始，說起香港這個城市中西文化薈萃的故事。饒公的故事可讓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認識香港文化的根。

成立於一九一一年之香港大學，是本地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筆者認為，這裏是設立饒宗頤博物館的其中一個理想地方。另外在中環如香港大會堂及政府總部一帶也可考慮。這些地方屬於市中心且交通較便利是首選。

除了舉辦活動以外，香港也應該加強博物館等文化藝術基建。香港目前博物館展覽空間不足，很多精彩的展覽沒有足夠的空間去展示，展期也很短，讓不少人錯過。在九龍公園、維多利亞公園、荔枝角公園，或是東區海濱一帶，可興建一座全新、有室內外空間的博物館或藝術中心。

有關部門不妨加以研究，香港大學關於饒宗頤的資料庫已經非常齊全，香港大學本身設有饒宗頤學術館，收藏他一系列的作品。在筆者看來，設立饒宗頤博物館需要高層次的策劃。這不僅是興建硬件的問題，相關的策展人、歷史學家、國學家等，需要組成一個團隊去研究饒宗頤的學術與藝術，並由學者或專家出任策劃人，才能有系統及全面地展示饒宗頤的成就。

饒宗頤生於廣東省潮安縣，先後任教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系，上世紀七十年代曾到法國、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地周遊講學。饒宗頤在歷史、文學、語言、宗教、哲學、藝術、中外文化關係等領域中，均有卓越成就和貢獻。以他為典範講好中國故事，講好香港故事，肯定是最佳人選。而興建饒宗頤博物館，可視作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一個新起點。

聞風而逃



▲瓢蟲被稱為「花大姐」。
◀蝽象，俗稱「臭大姐」。
資料圖片



自由談
吳捷

驚蟄過後，蟲豸逢春，蠢蠢欲動。與學生閒聊，說到各自最害怕的事物。有人說怕戰爭，有的怕龍捲風，還有幾個說「怕媽媽」……輪到我，毫不猶豫：「Stink bug。」此蟲漢語學名蝽象，在北京俗稱「臭大姐」，受驚輒放出令人恐怖的臭氣。六歲那年，登上北京西山香爐峰，忽見大群褐色臭大姐，密密麻麻烏烏嘈嘈嘍嘍嗡嗡從天而降。大約時值其孵化季，一夜春風，同時飛出，好像希區柯克的恐怖電影《鳥》，無數隻鳥黑壓壓旋而下。從此我一見臭大姐就魂飛魄散，對牠的氣味更是神經過敏，聞風而逃。

最近十年來，不分冬夏，臭大姐經常光顧我家。我不敢靠近，嘗試用高壓噴霧瓶裝消毒水遠距離攻擊，結果濃郁氤氳，又被薰陶數日。我一度懷疑家中窗戶或煙囪有縫隙，讓蟲豸鑽了空子。但是這煙囪既不漏雨也不漏金銀財寶，偏偏漏下臭大姐，實在莫名其妙。曾於家中見一碧綠盾形昆蟲，不假思索用拖鞋去拍，結果餘味繞樑，三日不絕。查資料方知，這貨形形色色，共有約五千種。綠色的北美特產，褐色的源於亞洲，上世紀末首次出現於美國，也許是藏在貨櫃或旅客行李中暗渡陳倉，近十年數量暴增，以吸食植物汁液為生，屬於抗農藥能力較強的害蟲。還有一種曬乾後可入藥，中醫稱「九香蟲」。《笑傲江湖》裏，藍鳳凰的五毒教善於使瘴、蟲、毒，後因「毒」字不雅，改稱五仙教。名香實臭，反毒為仙，漢語雅稱博大精深。

臭大姐食人蔬果，飛入人家，其實並無破壞或恐嚇的意圖，只是如細菌或較高等的哺乳動物一樣，終日忙於飲食而已。昆蟲的神經系統比較原始，通常認為牠們不會思考，亦無喜怒哀懼等情感，其看似趨利避害的動作實乃神經的簡單反應。美國醫生、科普作家Lewis Thomas曾寫道，一隻螞蟻就是「一段長着腿的神經節」，像一個編好程序的小機器，「製作精巧卻魔道」。然而，人類發明農藥對付害蟲，蟲豸卻很快發展出抗藥性，最後受殺蟲劑荼毒的反而是人類自己，怎

能不對這些小機器心懷畏懼？

春日無俚，試考其名。北京話俗稱「臭大姐」，顯然與女性相關，芳名不知拜誰所賜？純屬巧合，法語「臭大姐」(punaise)為陰性名詞，所以在語法意義上，即使是雄性臭大姐(或許應稱之「臭大哥」或「臭大叔」)，人稱代詞也必須用「她」或「她們」(elle, elles)。很常見的小紅蛱蝶，英語俗稱Painted Lady，也與女性有關，其法語名Belle-Dame(美女)亦是陰性名詞，所以雄紅蛱蝶在法語裏也是「她」。

瓢蟲也遭遇了這種不分雌雄的命名方式。北京一些地區稱瓢蟲為「花大姐」，美國英語、英國英語分別稱之ladybug和ladybird，日語漢字「瓢蟲」(tentōmushi)亦寫作「紅娘」(意為紅色少女，不是《西廂記》裏的那位)，法語「瓢蟲」(coccinelle)也是陰性名詞，源自拉丁語「猩紅色」(coccinus)。上述種種名稱當然都沒有考慮過雌性昆蟲的心情。為何瓢蟲的英語名中有「lady」？據說古時不列顛農民見瓢蟲紅彤彤的，彷彿聖母瑪利亞在繪畫中常穿的紅衣，遂膜拜之。瓢蟲也很給面子，飽餐害蟲，所以農民昵稱為「Our Lady's Bird」(聖母之鳥)。瓢蟲我不怕。若在室內見到受困瓢蟲，會用硬紙一枚將之攜至戶外，近似古人「剔開紅焰救飛蛾」。輕輕一吹，小東西就優雅地鼓起兩朵紅色鞘翅，騰空而去。

昆蟲的祖先約四億年前離海登陸，與陸生植物一同進化，如今千姿百態，無

處不棲，從進化角度看，牠們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種。臭大姐之類昆蟲和人類雖形貌迥異，其實二者體內控制胚胎發育的基因(工具箱基因)極為相似。譬如若干個控制心臟形成的基因，以及一組決定眼睛在何處形成的基因，昆蟲與脊椎動物是完全相同的。這些基因遺傳自所有兩側對稱動物的共同祖先，甚至可以追溯更遠。牠們穿過漫長的時間隧道，經過成千上萬物種的身體，至今仍孜孜矻矻，在細胞深處重複着編碼解碼的任務。想來噁心，但有分子生物學為證，我最怕的蟲子確實是我的遠房表親，而且一表就是五六億年。

無聊時，我會捉弄家中的貓。若貓大如虎，我可能就不敢過於放肆。假如昆蟲的體型再大一些，大如鴿、鷹乃至越野車、直升機，單飛、群聚、盤旋、掘地、爬行、啃樹、吸血，會不會成為人類不分晝夜的噩夢？不少科幻小說、恐怖電影就以此為題材。達爾文也在《The Descent of Man》中提到一種大甲蟲：「試想，一隻雄性兜蟲(chalcosoma)，身着磨拭光潔的青銅色鎧甲，頭頂龐大而複雜的角。將之放大到一匹馬或一隻狗的身材，牠會是世界上最威風的動物之一。」設若臭大姐膨脹數千倍，黑壓壓如坦克呼嘯爬來，忽然騰空，突然俯衝，噴射強大生化武器，香風十里，烏煙瘴氣，那就不戰而屈人之兵了。

其實小小一隻，就足以把我嚇得丟盔棄甲。五千餘種，在我眼中毫無分別。我一看到就心跳加速，聞風而逃，等待英雄救美。

「明前茶」採摘忙

市井萬象

清明臨近，三峽庫區湖北省秭歸縣「明前茶」進入採摘高峰期。當地茶農在茶園內搶採茶葉嫩芽，忙碌的身影與秀美的茶園構成一幅幅美麗的圖畫。

新華社

多子奩、官皮箱與多寶格

文化什錦
鄺凱迎

漢代出土文物中有不少漆器，其中有一種組合式的奩子，內存有多個小盒，或圓或方，一般稱有五小盒的組合為五子奩、七小盒為七子奩；將這奩子打開可見一件又一件，以現代說法是巧妙的儲存空間，從出土奩子內遺下來的粉狀物，推算是女士的化妝奩，是女子閨中的化妝包；化妝奩也稱為多子奩，器表有朱漆彩繪、針刻及鍍金(金銀鑲嵌)等圖飾。這種妝奩在唐、宋時期造型上有所變化並以不同形態出現，由於其時高足傢具風靡，精巧的椅框式鏡台出現並與妝奩漸融合成一體。我們從出土文物及流傳下來的畫卷，可看到其原形面貌。

文博專家王世襄說官皮箱是古時官商大戶的日常用物，由宋代鏡台妝奩演變而成，除用以盛裝梳妝用品、亦放置文房用具，以及貯存文件、賬簿、契約或其他細軟，之後發展下來成為文人雅士用以收納唱和詩文及玩物。以現代說法官皮箱是收納裝置，具貯存、收藏的功能，不要誤會收納是時下潮語，魯迅在其《三閑集》已寫有「都收納在這一本書」。官皮箱不一定只有官員才能用，也不一定是鑲皮的。

官皮箱體形不大，約是二三十厘米長闊高左右的立方體，結構複雜，一般標準的由箱體、箱蓋、箱座和銅扣組成；箱體前有兩扇門，內設抽屜若干，箱蓋和箱體有母子扣合，設計別具心思，若要開箱，必須掀起頂蓋才能打開，門前有銅葉拍子，兩側有銅提手，方便攜帶；箱體表面多以紫檀或黃花梨製成，後者因紋理清晰，兩扇門板多選用花紋相近，多不加雕刻，外貌較前者美觀。今天未必常看到明代的官皮箱實物，但可從流傳至今的明人筆記，如《長物志》中對箱內存放用品種類記述，有近四十件文具及珍玩，放在一起以供取用及玩賞；這記錄了工匠的巧思製作，體會到當年文人雅士的官皮箱特色。

裝潢華麗的多寶格是從官皮箱的功用發展出來，清代用以收納精巧珍玩，從存世品或博物館可看到；這些在乾隆年間成為清宮廷精緻小型珍玩的貯存或可便攜的器物，其外形不限於四方箱體，有呈八方形、圓盒型等，四方箱體亦有各種變化組合，如層層疊高、節節相接、亦有三個長方形接在一起，而兩端的方便可折向中段合成箱體、亦

有四邊裝上扇形格子，當旋轉展開時才見各類珍玩、亦有圓盒造型可作四扇展開變成方形展架，這種有明有暗方式，暗藏璇璣，充滿無窮變化，引人入勝。多寶格用料多以珍稀木材如紫檀、花梨以及漆料等，刻上雲龍、嵌上彩瓷玉石博古圖畫，雕漆及鑲上竹黃，增加繁華藝術色彩，花梨則不加雕刻，超凡脫俗地保留天然木紋特色。

清代宮廷存放文房及各式珍玩的匣櫃，皆由巧匠製作，迎合帝王不想因循舊制及形式，運用不同物料，以奇巧設計，按御旨物品的形態而裁製，如鑿出凹槽安放，槽內裱糊一綉，顯此匣玩精緻，裝潢華麗，亦有加配大小規格分類存放，令收納的珍貴文玩達五六十件，收藏物品有小銅器、瓷玩、古玉、手卷、摺裝冊頁、西洋奇珍等，清內府形容為「百什件」，可見一櫃能儲器量之多。更有設計隔板、暗門，成為享受尋找及發現的樂趣。

清宮《活檔計》有記錄乾隆皇帝對多寶格的要求，乾隆九年十月，他「傳旨現造百什件，五日一次伺候呈覽。幾時做得九分成果？全完幾時做得？著定限回奏。」可見

乾隆皇帝對這類物品的要求及投入程度。這種官廷收納器具，放置帝王的「寶貝」，亦會隨御駕出行。

由收納仕女梳妝的妝奩，到存放賬冊文件的官皮箱成為傢具一種，再發展成精緻貯存文玩的雅物，有如「雲映日而成霞，泉掛崖而成瀑」，令人有買櫝還珠的衝動。



◀官皮箱收納麗格。
作者供圖